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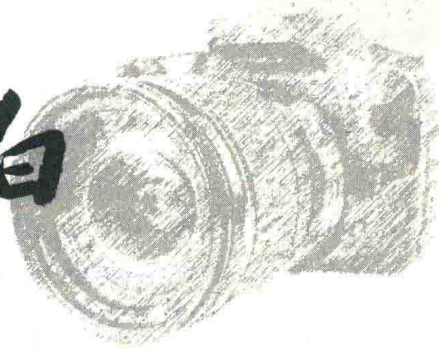
新闻职场告白

◎ 韩自力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新闻职场告白



◎ 韩自力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闻职场告白/韩自力著.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1

ISBN 978-7-5671-3055-5

I. ①新… II. ①韩… III. ①新闻工作-文集
IV. ①G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1553 号

责任编辑 黄晓彦

封面设计 缪炎栩

新闻职场告白

韩自力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99号 邮政编码200444)

(<http://www.press.shu.edu.com> 发行热线021-66135112)

出版人 戴骏豪

*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印刷。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25 字数 449 000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1-3055-5/G · 2712 定价:60.00 元

序

寿光武*

韩自力先生新闻自述体著作即将出版,嘱我写几句话。我欣然同意。

作为老同事,十多年朝夕相处,在我们各自 60 多年的人生中,很难再找到如此长时间相处、相知、相惜的缘分。这本书是写他自己的新闻从业经历,而其中着墨最多的那一段,正是我们在一起的岁月。我是目击者、参与者、合作者。我们是并肩而战的媒体人!

翻阅他的书稿,一段沉沉的历史浮现在眼前,一些新闻采编的故事和场景涌现在眼前,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形象展现在眼前。

那时,每天早上 6 点半,我们都会走进位于上海汉口路 300 号 19 层的《新闻晚报》编辑部,7 点 30 分会准时召开编前会。他总是坐在我的右手边。《新闻晚报》编辑部的主要领导、各部门主任和当班编辑、值班记者聚集在一起,开一个战前“神仙会”。会上,我们有一整套的流程:先要点评昨夜今晨全球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重要新闻事件与新闻热点。接着,研究、分析兄弟媒体的新闻观点和新闻处理手法以及版面布置,然后提出我们的战略与战术。根据原先制定的选稿原则,我们用独家、民生、时段、事件、故事、话题诸标准,确定当天下午出版的《新闻晚报》的稿件安排,头版头条是什么?头版主打是什么?整张报纸的新闻大餐是什么?重要的评论是什么?然后排兵布阵,突击补充采访,再根据各版定位和特色,编辑版面。

晨会结束,我们会聚集在 4 楼食堂吃早餐。中午 12 点签完报纸大样,电脑传版至印刷厂。我们又一起午餐。下午 1 点,召开新闻业务会,点评分析昨天出版的《新闻晚报》,传达中宣部、市委、市政府和市委宣传部的指示和要求。然后各部门通报新闻采访线索,布置安排明天的采访稿件。

十多年来,我们就是按这样的生活节奏,日复一日地度过我们的新闻生涯的。为了一份我们十分珍视的报纸,为了我们的新闻理想,为了我们的事业、责

* 寿光武,原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新闻晚报》主编。

任与担当,我们总是把这些单调、严谨、枯燥的编辑生活,变得激情澎湃、荡气回肠!

那时的《新闻晚报》来了不少倩女帅哥,他们从学校出来不久,有理想,有活力,编辑部内总洋溢着一种舍我其谁的锐气、正气、勇气,时常弥漫着一种诙谐幽默、友好融洽的工作氛围。所以,当我翻阅他的书稿时,就会不由地怀念起那个值得怀念的时光。

那个时期,可以说是中国纸媒的全盛时代。党报、机关报,其主流特色很明显,继续拥有权威性和话语权。晚报的回归与兴起,凭着其市井风格和亲民路线,一下子赢得了本土市民的钟爱。而随后崛起的都市报,利用上午发行的优势,着重事件、娱乐、服务,沿着晚报的都市亲民通俗风格,走得更时尚、更年轻。那时全国的媒体市场普遍引入了竞争机制。一个城市,两个报业集团,党报、晚报、都市报,或捉对厮杀,或两军对垒,或正面冲撞,或迂回骚扰,煞是热闹。

《新闻晚报》隶属于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与《新闻晨报》互为姊妹报。当年创刊时,是一日三刊。出师未捷,果断调整。在少帅袁新的率领下,放弃午报,维持晚报,主攻晨报。由于上海晨报市场空白,战略得当,再加上一大批极具才华的年轻传媒人的奋斗,《新闻晨报》一炮而红,广告份额一下子超越《新民晚报》,不仅在上海,乃至全国纸媒中也成了新秀、翘楚。

《新闻晚报》的发展就曲折得多。解放日报报业集团要出一份晚报是多年的夙愿。所以,晚刊甫出,解放传媒人就有兴奋感,就集中优势兵力,欲挑战老牌的《新民晚报》。然而,这种想当然的匆忙上阵,只能以哑炮为代价。等到集团决定调整战略主攻晨报市场时,晚报的任务就是配合晨报发展,“骚扰”《新民晚报》发展。《新闻晚报》是《新闻报》框架下的一个编辑部体制,没有自主发行、没有广告权和人事权。那时,上海零售市场上,只要说到《新闻报》,必定是《新闻晨报》,说到晚报必定是《新民晚报》。中国的晚报市场已经出现产能过剩问题了。可以说,《新闻晚报》生不逢时,从趋势上来看已经没有什么发展空间。当然,这判断乃是事后诸葛亮。

那时晚报编辑部只有30多人,我是奉命而来。而胡廷楣、韩自力两位副总编辑却是自愿加入,并始终是乐天派。在这本书中,所记载的许多新闻事件,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所展开的。

《新闻晚报》虽然生不逢时,但是它的许多探索 and 理念,在上海新闻界是留下痕迹的,是留下启迪的。所谓逆水行舟,却也有一番风景可观。它在上海综合性日报中,率先突破体制框架,将经营权剥离,引入上市公司和民营资本,组建股

份制公司。在发展战略上,先后提出:站在边缘为主流呐喊、控制型发展等创新理念。在报纸形态上,在国内率先试行狭长形大报模式。在编辑排版上,独创潮汐式理论。在采访上,率先提出了网格化模式。在战术上,采用不是用巴掌、拳头,而是用锥子,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式,用特色打开市场。《新闻晚报》当年的教育新闻、社会新闻都是有口皆碑的。《新闻晚报》的新闻事件策划,以及自办发行和营销活动,在业内也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当然,《新闻晚报》最有影响力、最激越感人的是它的绝唱。它,成为上海两大报业集团合并后,主动休刊的第一张报纸。这既是上海纸媒调整布局的需要,也是它的宿命,更是中国纸媒的必然趋势。由于是第一,就特别有反响。它的休刊,既悲壮又理性,既突然又必然,既匆忙又妥善,展现了这支团队良好的素质和形象,也体现了上海报业集团的魅气、魄力和能力!我和自力兄,都是这张报纸的催生者和目送者。记得那天清晨,我们坐在莘庄的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新大楼里,坚持开完最后一个《新闻晚报》编辑会,坚持在最后一张大样上签名付梓。这种唏嘘、感怀、落寞,是无法用言语表述的。

那么,韩自力又是怎样一个人呢?

首先,他是一个大写的上海男人。他有个性,他不像许多上海人那么善于机敏,善于关系。他阳刚,从不避讳自己的见解。他有人格魅力,在晚报青年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号召力。他这样的性格与气质,也许与他家多为兄弟有关,也许与他插队和求学于东北黑龙江有关,也许与他出身于老干部革命家庭有关,他身上总涌动着一股豪气、侠气。

他根正苗红,拥有中国人才培养的全要素:党员、正规学历、插队落户知识青年、公务员。他先后在上海《上海商报》《新闻报》《新闻晚报》和上海电视台从事新闻采编、策划。他很早就获得新闻高级职称。这样的人才、汉子,早就应该成为我们新闻界的领军人才。由于他的工作变动太多、太快,而有些媒体组织建制也不完善,他一直没有得到及时的应有的重用。当然,磨刀不误砍柴工,最终他还是老树开花,修成正果,成为《新闻晚报》的领导。虽然,韩自力并不在乎这些官方的首肯,他有自我奋斗的精神和顽强的自我成长能力,但是我们的新闻事业毕竟主要还在体制内,不可否认这里还是聚集着中国新闻界的主要精英。

他可以说是中国近40年来传统报人的一个缩影与写照,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记录者与参与者。

他还是个社会活动家,他把当年赴黑龙江战天斗地的知识青年聚拢在一起,成为“黑帮黑兄”的头儿。他为两地文化、经济交流交往做了诸多工作;为知青和家属排忧解难不遗余力!他热爱生活,酷爱旅游。自从学会驾驶,有了汽车以

后,每年驰骋上万公里,游览五岳山川。沿途拍摄了大量资料照片,写下了大量旅游笔记。

退休了,他更潇洒自任了,他更有情怀和诗意了。他很用心,把传媒生涯的点滴都记录下来。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而我能率先拜读又涂鸦成序,既是对他的敬重,也是对那段历史的深深缅怀!

目 录

1. 乱点鸳鸯谱	1
2. 无聊的日子	4
3. 艰难的跳槽	6
4. 给报纸挑错	8
5. 贵人相助	11
6. 保持距离	13
7. 自费采访	16
8. 亦编亦采之路	18
9. 被“毙”的稿子	22
10. 首篇获奖新闻	28
11. 再顶头版编辑	30
12. 感谢这本书	33
13. 部长的批示	36
14. 从图片突破	39
15. 甘愿为图配文	43
16. 现场通讯的优势	46
17. 补上采访这课	49
18. 不猜动机	53
19. 闯入警戒线	55
20. 柳暗花明	58
21. “扫街”的活力	62
22. 好奇与质疑	64
23. 带实习生	67
24. 第二次跳槽	70
25. “奥特曼”的天折	72
26. 我与电视之缘	82

27. 泪湿“妈妈万岁”	85
28. 单挑“就业市场”	91
29. “马蹄”与“澳门”	94
30. 以人民眼光评判	97
31. 铁窗里的对话	99
32. 神灵与法律(上)	103
33. 神灵与法律(下)	106
34. 一次艰难的较量	109
35. 七个女大学生的遭遇	112
36. 躲猫猫似的采访	116
37. 截然不同的声音	119
38. 退款门前排起队	123
39. 碧纯水战	128
40. 与律师对话	131
41. 跌宕起伏的官司	134
42. 决斗与计谋	138
43. 《智力大冲浪》兼职	142
44. 中组部下达的任务	147
45. 商海试水	154
46. 不吃回头草	159
47. 合得来与合不来	161
48. 首战成功	165
49. “初级阶段”	171
50. 大哥,你好吗?	175
51. 七名记者的日报	180
52. “娃哈哈”密谋“老农夫”	183
53. 千年曙光轮回	188
54. 野路子招聘	191
55. 这是个“垃圾筒”?	194
56. 慈不掌兵	198
57. 可惜了22万元	202
58. 整合、再造与激活	206
59. 多媒体合作实战	209

60. “厕所地图”起风波	214
61. 醉拍香港之夜	218
62. 从漏稿到独家	221
63. “新闻热线”变“读者热线”	226
64. 夜赴康平路	229
65. 铁头碰铜头	232
66. 周末特别行动	236
67. 实习告别对诗	240
68. 从骂声到掌声	245
69. 都市里的童话	249
70. 三个必去的地方	253
71. 重赏报料始末	257
72. 追薪大行动	262
73. 用网络再造纸媒	265
74. 50 种麻油送京检测	268
75. 第二次领衔大部	273
76. 昨夜今晨激烈交战	278
77. 直播“特别行动”	283
78. 新闻总监这活儿	287
79. 计划外的竞聘	291
80. 换一套新的	294
81. 我们应该如何盘稿?	298
82. “陈双龙事件”报道	302
83. 百姓议案进“两会”	307
84. 将策划贯穿流程	311
85. 七点敲卡考勤	316
86. 错过了最好时机	319
87. 报纸互动断想	322
88. 从短信参政到民生访谈	326
89. “生命奥运”的操作	330
90. 从“两会”转向抗灾	334
91. 以志愿者名义出发	338
92. 第一高楼上进出金点子	343

93. 外来和尚好念经	348
94. 什么是网格记者?	352
95. 正面报道还有市场吗?	356
96. 我们能否引领网络舆论?	360
97. 先搞几块“试验田”	364
98. 遥望另一块纪念碑	368
99. “上海生活圈”设想	373
100. 向晚报挥挥手	383
后记	387

1. 乱点鸳鸯谱

1982年,国家百废待兴,社会对人才翘首以盼。这年春夏,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毕业,成为各岗位的“抢手货”。但对于按政策分回上海的我们来说,却完全是另一种境遇。

这或许同我们曾经是知青有关。众所周知,两三年前,为了应付知青返城大潮,各级政府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刚刚消停下来,教育部又做出规定:已婚的知青大学毕业生可以分回配偶所在地。于是,上海不得不再接受一批当年高考在外地大学、配偶已经返城的知青。不管你是不是大学生,“知青”这个字眼对上海来说,都是一个相当敏感且超负荷的无奈。

我能作为已婚大学生,纯属偶然。

1978年秋,我考入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系里有一个所谓的“高分班”,同学大多是北京、上海、天津、杭州以及哈尔滨的老知青,其中不少已经是孩子的爸妈。像我这样没结婚的69届初中生,是班里为数不多的“小弟弟”。

1978年高考和大返城同步进行,已经在下乡时谈恋爱的知青,自然而然会出现一个高考上学、一个病退返城的现象。那天一早,上铺的同学拿来脸盆烧信,不用问,肯定是他那位回到南方的恋人,经不住亲友劝说,一纸书信,宣布劳燕分飞了。爱情有时在人生大转折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入学初期,经常听到这样的“噩耗”。

十分幸运,我的恋人来自一个中学又在一个生产队插队,虽然返城后也有亲友劝她与我分手,她却没有动摇。这让我全身心地投入来之不易的学习中,起初没想过结婚,总觉得那是毕业后的事。

没想到读大二那年冬天,政府要给父母落实住房政策,家里让我到校方开证明,趁寒假返沪时和她去民政局登记结婚,这样,好把她户口报到我家,从而多分几平方米的住房。

这让我打起了另一个小算盘:班里大部分同学来自农场兵团,都带工资上学。就算不带工资的插队知青同学中,除了我,也有助学金。校方不给我助学金的理由是因为我家庭平均生活水平高。可是插队八年多,我早已独立生活,再艰苦的日子里,也没伸手向父母要过钱,现在却不得不每个月去邮局取父母寄来的生活费,心里一直为此感到愧疚。如果办了结婚证,校方是否应该按小家庭来计

算我的生活水平了？她那点工资和我一平均，应该符合申请助学金的标准了吧？

我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等我寒假后拿着上海民政局开的结婚证去学校申请助学金时，系办公室主任根本不跟我谈什么大家庭还是小家庭的问题，直截了当对我说：“给你开证明就是弄错了，按规定，学生在校期间不准结婚。”那样子，恨不得要把我拿在手上的结婚证给没收了。

校方从此亡羊补牢，一直到我们毕业前，想要学校开结婚证明的同学，都吃了闭门羹。我成了在大学期间唯一加入“已婚”队伍的小学弟。当然，我从未想过这一纸证书在毕业时会有什么用处。

1982年夏，毕业分配一波三折，充满变数。

黑龙江方面对77级、78级大学生十分看好，辅导员问我：想去省委办公厅还是某大学任教？

我告诉辅导员：为了毕业后能和妻子在一个城市生活，从读大三开始，我就准备考研，除了专攻古代汉语，还多学了两册英语。可直到大学毕业分配名额下来，考研程序还没启动。得知无锡正在筹办一座新大学，现在我正与他们联系，想去那里任教。

两天后，果然收到了无锡大学筹建委员会办公室的回复信函，欢迎我前往任教。黑龙江大学也很爽快，看到这封信函和我的申请后，即签字同意发毕业分配调函。

虽然没等到考研那个时机，但我庆幸自己可以到江南这个离上海只有100多公里的城市，并对在大学任教期间完成考研充满了信心。

就在此时，教育部关于已婚知青大学毕业生可以分回配偶所在地的规定出台了。这在同学中炸开了锅，高兴的、懊恼的都有。结了婚的，毕业后各奔配偶而去，有上海同学去了北京，有北京同学去了上海，当然也有同学回到了配偶所在的当地农场兵团；没对象的南方同学，家里赶紧在当地张罗，然后趁毕业和分配之间的时间差打结婚证明；不屑于这样找对象的，老老实实留在黑龙江省当地分配。

我曾经很沮丧没能凭结婚证争取到助学金，没想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张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并不因校方弄错而无效，反而在毕业分配中起了重大作用，“额角头碰到天花板”，直接分回上海了！正可谓“虽失之于前，可得之于后矣”。

怀揣到上海报到的信函，我踏上56次列车。那是个夏天，车厢里旅客不多，风很爽。在黑龙江漂荡12年多，终于回家了，不免对十多年来风尘仆仆的一路有些留恋。车窗外的土地、村庄、车站飞驰而过，一幕又一幕曾是多么熟悉呀，如今被瞬间抛向身后，我轻轻地念叨：再见了！

上海,我在家里打开户口本,那上面有着12年前行记载:

1970.3.18,黑龙江爱辉县插队,迁出。

今天又有了新的记载:

1982.7.19,黑龙江大学分配,迁入。

无情的数字,遮不住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上海,把一个实际上只有小学六年级学历的我送去了黑龙江;黑龙江,却把一个有大学本科学历的我还给了上海。靠自己挣工分在农村打了八年“抗战”,靠父母资助在大学打了四年“解放战争”,如今我“三十而立”,总算回到朝思暮想的上海。我一边办理回沪的各种手续,一边与她筹划年底的婚礼。

按理说,分别在1982年春季和夏季毕业的77级和78级大学生,是恢复高考后首批毕业生,本来应成为人才断档十年后的“香饽饽”。可是,上海对我们这些分回配偶所在地的大学生却另眼相看,很简单,因为我们身上有抹不去的“知青”印痕。

就拿黑龙江大学半年前回上海的77级同学来说吧,几乎全部收到了去上海三线——位于安徽屯溪的分配调令单。好不容易回上海,又要造成新的两地分居?经过艰苦的申诉,上海才将他们分配到位于市区的农场局。带着知青印痕从外地回来的大学生,分配也离不开个“农”字。轮到78级,不是明确要分到“配偶所在地”吗?那好,干脆全部分到配偶户口所在地的区里去了。

不管怎么说,少了77级被分配去三线外地的那一番折腾,78级还算幸运的,毕竟没有将我们当做大返城回沪的知青,直接分到配偶所在地的街道里弄去。

那天,我去虹口区政府人事科报到。科长对我说:你去区“爱卫办”(爱国卫生办公室简称)工作,编制在区卫生防疫站。偌大一个区,十年没进过大学生,却把一个学中文的本科生分配到卫生防疫站,好像有点乱点鸳鸯谱了吧?

我提出去学校教书。科长摇摇头说:你是综合大学毕业的,不是师范生。那去生产企业吧?怎么说我也当过生产队长,搞生产应该相通。科长又摇摇头说:大学生是不会分到生产企业的。我不甘心地对他说:爱卫办这个地方,即使去了,我以后也会想办法离开的。科长笑笑说:你以后干干就会喜欢的。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人事科科长的夫人,就在区爱卫办工作。当时还没有什么“人才市场”的概念,就业完全是“计划分配”,一个人的命运,有时被一个不经意的“计划”就决定了。

直到四年后,颁布了新的人才流动政策,我才从“鸳鸯谱”中挣脱,走上了专业对口的新闻工作岗位,离开了这个我命中注定一辈子也不会喜欢的工作。

那年黑龙江大学校庆,同学相聚时发觉,各地同学中,跳槽率最高的就是上海。有同学替我惋惜:当年要是留在黑龙江多好!有结婚证分回上海是福,回上海被乱点鸳鸯谱却成了祸。是呀,17岁不到,下乡务农荒废八年;大学毕业,被乱点鸳鸯谱耽误四年。我步入新闻职场时,身边同时入职的差不多全是“小弟小妹”,在他们眼中,我已经是个半路出家的“老”字号人物了。有什么办法呢?一毕业就近30岁的我,在安家与立业的选择上,只能以安家为先了。世上的事大凡如此,就如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一样,右手画圆,左手画方,难以两成。

2. 无聊的日子

在爱卫办的那段经历,开创我不断跳槽的经历。就像一条欲挣网出逃的鱼,一次次跃起,一次次跌落,我竭尽全力,即便鱼死也要挣个网破。正是那样的跳槽经历,让我无比珍惜后来终于如愿的新闻生涯,毫无二心一干26年,直到退休。因此,描述那段跳槽经历是我“新闻职场告白”必不可少的序曲部分。

不能说爱卫办的工作没有意义,对办公室里来自卫生防疫、环卫的专业人员来说,研究蚊子、苍蝇、老鼠会传染什么疾病,然后通过街道里弄基层组织,在不同的季节开展不同的群众卫生运动,并进行检查、统计、评比,是十分惬意而对胃口的。但我作为此专业的门外汉,做的是附属性工作:写不定期的爱国卫生运动简报、帮领导起草发言稿,大部分时间闲着没事。

我从来都没想到,大学毕业后竟会成为闲人。每天一上班就喝茶、抽烟、看报,把一张报纸从头版看到最后一版,从头条新闻看到夹缝小广告,然后等着钟点下班,毫无乐趣可言。

能给我打发无聊的,是听办公室两位转业军医侃大山。尤其是陈军医,一说起沿海城市的高层内幕、西部山村的风流逸事,便津津乐道、口若悬河。久而久之,我发觉无非是些闭着眼睛听来,再张着大口传出去的东西,既无实用价值,也无判断见解。不听吧,有失礼仪;听下去吧,有点愚蠢。慢慢地,发觉陈军医对“花鸟鱼虫”的基本常识知之甚少,于是成了我打发无聊的对象。一次,在办公室角落里看到一只壁虎,我叫陈军医去看。他懒,不愿动,说道:“等我去看呀,壁虎已经飞走了。”“嘻嘻……”我笑。“笑什么?它长翅膀的呀!”陈军医强辩。见我笑得前俯后仰,陈军医脸色由惊愕转而红紫,声调由低沉转而尖高:“这……谁知道,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东西……哼!这世界上的东西你也不一

定都见过!”

闲着没事,我经常同他开一些小玩笑。他说去过哈尔滨,我问他“列巴”是什么? he说是“大姑娘”。他说去过新疆,我问他新疆最有代表性的花儿是什么? he说是“迎春花”。他说去过海南,我问他菠萝长在哪里?他说长在高高的大树上。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陈军医本可以老老实实在地说不知道,但他口若悬河惯了,偏偏有问必答,每每令人捧腹。

当然,即使再无聊,并不是每次感到好笑都能笑出声来的。

四川北路海宁路转弯角上,有一个蛮有名的饭店——凯福饭店。那天,北京、天津的爱卫会领导来上海对口检查,午间去那里用餐。一进门,店经理、副经理、大小组长迎了上来,倒茶、让座、递香水毛巾,热情得不得了。天津一位领导问:“凯福饭店的名称是什么意思?”店经理胖胖的脸上堆起了两块丰满的肉包,笑得露出了一排稀疏的牙齿:“这有40多年历史了,最早是俄国人开的西菜馆,解放后改为中国菜,特点是北京风味。”北京领导一听来了兴趣:“那就是京帮喽?”“对,对。”经理有点得意,嗓门也大了,双手在空中比画起来:“但京帮的大蒜、大葱味太重,味道也比较咸,口味不适合上海人。我们搞了改革,葱蒜少放点,略微甜一点,让它适合南方人的口味,很受顾客欢迎!”说到这里,经理“嘎嘎”地笑了几声:“我们叫它是海派京帮,因为是上海的北……”这位胖经理没注意到,坐在一旁的北京领导拉长了脸。

陪同前来的一位上海干部,见话不投机有点尴尬,打断胖经理的话,“啊……啊……”地拖了两声长腔后说:“不要搞什么派呀帮的啦,‘文革’结束这么多年了,政治上的帮派都不行了,在这个菜上,还要搞什么帮派呀?这样越搞越乱,越搞越对立,我们要把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

胖经理脸上的两堆肉依然存在,但丰满度大为减退。副经理和大小组长的眼神也都露出吃惊。我刚喝了口水,听了差点喷出,赶紧拿过杯旁的香水毛巾假装擦拭,把眼睛也捂上,并拼命抑止颤抖的肩头,怕别人看出我在憋住狂笑。

有时候,无聊并不是真的无聊,而是你寻不到一点可笑的地方。

那时,还没有使用“市场经济”的概念,但已经有了“商品经济”的词汇。一天上午,卫生防疫站开支部大会,书记介绍自己在某地开会碰见了一位思想很解放的书记,提出应该把商品经济的原则应用到党内生活中来。这话很时髦,很吸引人,却也令人质疑。我尽可能像一个学生那样,在会上问:“商品经济的原则是什么?”没人回答。我自己回答:“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等价交换。是买卖双方衡量对方商品的价值后,进行对等的交换。”随后我傻乎乎地发问:“党内今后也要这样吗?”

书记继续不回答,但很严肃地对我说:“现在进入商品经济时代,你思想太落伍了,要好好学习啦!”

再怎么学习,我始终相信,这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任何时代都不能改变的,甚至正是这些东西在推动时代进步。比如“奉献精神”“理想和信仰”,还有“一碗水端平”“不要搞特权”,等等。

其实,当时有一些原本应该为大众服务的领域已经开始搞等价交换了。如有些区教育局明文规定:教师子女在考初中、高中时,可以加5分,优先录取;有些医院也明文规定:本院职工子女就诊,可以优先照顾。这种所谓的“等价交换”还好只局限在医疗教育机构,如果党内也搞等价交换,不知道那些为革命牺牲了的烈士家属,会不会来重新算算账:有什么东西可以与他们的生命同等价值?

我希望这只是个别糊涂人在瞎扯淡,但自己是个不喜欢撑顺风船、有话憋不住的人,一旦不能幸免遇到这样的领导,职业生涯会变得很困难。如果坚持原则,可能被边缘化;如果随波逐流,活着就跟死了一样。性格决定命运,我更确信自己这辈子只能搞业务,并且一定要搞自己专长和喜欢的业务。

“人之贵自振拔也”,这时,媒体上已经有人才招聘的信息。我不再每天把一张报纸从头看到尾,而是从中寻觅招聘信息,盘算我可以干什么和到哪里去干,我必须从爱卫办这个不属于我的天地里跳出来。

3. 艰难的跳槽

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只要从媒体上看到哪里有专业合适的招聘,我就去哪里应聘。法制报、交通报、空军政治学院、银行学校……那个年代到处需要人才,大学毕业生又少,我屡试屡中。但是,与应聘考试的一帆风顺截然相反,单位商调阻力重重,区卫生局一口咬定不放我走。

我可以不争不吵,但跳槽的劲儿却越来越大,越不放人,就越去应聘,领导不满意了。一天上午,时任区卫生局副局长韩士章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不想在爱卫办待下去了?”见我不吱声,便说:“据我所知,关于你要调动的事,上级是不同意的。”我终于忍不住,回答他:“人才交流是党的政策,我相信以后机会有的是。”

他听了我的回答,没说话,脸色十分难看。我知道,如果我一直应聘下去,外